

黄维樑 著

北京大学出版社

中国古典文论新探

中国古典文论新探

黄维樑 著

北京大学出版社

一九九六年·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古典文论新探/黄维樑著.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6. 11

ISBN 7-301-03188-2

I. 中… II. 黄… III. 文学理论-研究-中国-古代 IV.
I206.2

书 名:中国古典文论新探

著作责任者:黄维樑 著

标准书号:ISBN 7-301-03188-2/I. 0406

出版者:北京大学出版社

地 址: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北京大学校内 100871

电 话:出版部 62752015 发行部 62559721 编辑部 62752032

排 印 者:北京大学印刷厂

发 行 者:北京大学出版社

经 销 者:新华书店

850×1168 毫米 32 开本 5.5 印张 135 千字

1996 年 11 月第一版 1996 年 11 月第一次印刷

定 价:14.50 元

目 次

序..... 张少康(I)

现代实际批评的雏形

- 《文心雕龙·辨骚》今读..... (1)
- 一、释实际批评 (1)
- 二、《辨骚》的实际批评 (3)
- 三、《辨骚》的现代意义 (6)

重新发现中国古代文化的作用

- 用《文心雕龙》“六观”法评析白先勇的《骨灰》..... (9)
- 一、释“六观” (9)
- 二、《骨灰》的位体、事义、置辞、宫商 (11)
- 三、《骨灰》的奇正、通变 (18)
- 四、“重新发现中国古代文化的作用”..... (20)

《文心雕龙》“六观”说和文学作品的评析

- 兼谈龙学未来的两个方向 (24)
- 一、在当代国际文论界发出声音..... (24)

二、“六观”说·····	(26)
三、“六观”和当代十篇实际批评·····	(27)
四、在“遥远东方”的《文心雕龙》·····	(34)
 精雕龙与精工瓮	
——刘勰和“新批评家”对结构的看法 ·····	(38)
一、引言·····	(38)
二、都重视作品的艺术性,特别重视结构 ·····	(38)
三、其他批评家对结构的重视·····	(47)
四、对当代作家的启发性·····	(48)
 《文心雕龙》与西方文学理论 ·····	
一、用西方观点看《文心雕龙》·····	(57)
二、《文心雕龙》与《诗学》的比较·····	(60)
三、《文心雕龙》与《文学理论》的比较·····	(61)
四、《文心雕龙》与其他西方当代文学理论·····	(63)
 美国的《文心雕龙》翻译与研究 ·····	
美国的《文心雕龙》翻译与研究 ·····	(66)
 诗话词话和印象式批评·····	
一、诗话词话的印象式批评·····	(73)
二、中英印象式批评的比较·····	(74)
三、印象式批评之外·····	(81)
 三、印象式批评之外·····	
三、印象式批评之外·····	(85)
 王国维《人间词话》新论·····	
王国维《人间词话》新论·····	(94)

一、导言	(95)
二、境界说批评理论的渊源	(98)
三、境界说批评理论的批判	(114)
四、《人间词话》的印象式实际批评	(132)
五、《人间词话》的影响	(139)
六、结论	(148)
后 记	(165)

序

维櫟兄的新著《中国古典文论新探》在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我能先睹为快,是一件十分荣幸的事。

我和维櫟兄之相识是在 1988 年广州暨南大学主办的《文心雕龙》国际会议上,当时他送给我一本《中国诗学纵横论》。拜读之后,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这是一本很有分量的专著,从中西比较的角度对中国古典诗学中的几个重要问题作了相当深入的阐发。现在这本《中国古典文论新探》可以说是它的续篇,着重从中西比较的角度探讨了《文心雕龙》中的文学批评理论。对中国古代文学理论批评的研究,近二十年来有了极大的发展,无论在深度和广度上都是此前所无法比拟的,研究的视角扩大了,研究的方法也更新了,呈现出了蓬勃发展的新气象。从中西比较的角度研究中国古代文论是很有必要的,是古代文论研究的一个重要方面,也是比较文学研究中的一个重点。不同国家、不同民族,即使并无直接的文化交流,但在文学理论批评方面,却可以有许多相类似的想法,当然它们在表现形式上又往往是各有特点的。比较文论的研究可以使我们更好地把握中国古代文论的基本原理和发展规律,同时也可以使中国古代文论走向世界,把我国古代丰富多采、具有东方特色的文学理论批评介绍给广大的西方朋友。维櫟兄在这方面又做出了很有价值的新贡献。

我对西方的文艺和美学知之甚少,但作为一个中国古代文学理论批评的研究者,对比较文论研究,尤其是古代文论的比较研究却还是很关心的。不过,我感到很遗憾的是,我们国内古代文论比较研究的现状是不能令人满意的,除朱光潜、钱钟书等老一辈专家外,能称得上真正有价值的比较研究(我指的是古代方面)实在很少,其原因是对比较的双方并没有真正的了解,特别是对中国古代文论知之不深。比较研究之前提和出发点是对比较双方要有正确的认识 and 把握,如果对比较一方(有时甚至是双方)还没有弄懂,那么也就失去了比较的基础,这种比较自然不会有任何意义与价值。我们中国人做古代文论的比较研究,首先要对中国古代文论有比较深入的、确切的了解,而对古代文论的了解需要有很好的国学根底,要熟悉中国古代的历史和文化,要熟悉中国古代的文学和艺术,这确实也不容易。在西方文论方面,一般说我们是难于和西方学者相比的,而在中国文论方面,西方学者则大约比我们掌握西方文论要更难;因此,我们应当发挥自己作为中国人的优势,在深入理解中国文论的基础上,力求正确地把握西方文论的特点,这样才能做出科学的比较研究。然而我们现在有些比较文论的研究者,往往以为只要弄懂了西方文论(其实也未必真正弄懂了),就可以作比较了,而在中国文论研究上下的功夫很不够,总觉得我们是中国人,弄懂中国文论还不容易吗?其实,有好些比较文论研究之所以不成功,其失足处恰恰是在中国文论方面,而并不是在西方文论方面。

有感于这种情况,维櫟兄的中西文论比较研究特别显得可贵:他对比较的双方不仅认识广阔,而且在很多方面有相当深入的研究,尤其是对中国古代的诗论、词论、文论都十分熟悉,他的《中国诗学史上的言外之意说》、《诗话词话和印象式批评》、《王

国维《人间词话》新论》(后两文收入本书)对中国古代文论中的一些重大理论问题(如言外之意说、境界说)做了很有分量的专题研究。他曾在美国留学,获得文学博士学位,对西方的文论和美学也精通,常常运用西方的文论和美学观点来分析中国古代文论。他的比较研究使人读了心服,受到启发,获得教益,引人思考。

维櫟兄是一位知识面广、视野开阔的文学批评家,他不仅写过许多生动活泼的文学批评文章,实际地评论作品;而且对文学批评的理论、方法特别感兴趣。本书中所收入他几篇关于《文心雕龙》的文章,大都是研究刘勰的文学批评理论,并和西方的文学批评理论作比较的。维櫟兄联系新批评派的文学批评理论来分析刘勰的“六观”说,并运用“六观”说来分析白先勇的作品,又说明《文心雕龙·辨骚》的批评特色并指出它已经具有了“现代实际批评的雏形”,这些的确给我们以“重新发现中国古代文化的作用”之深刻启示。

维櫟兄的文章深入浅出,不论是阐述西方的文论和美学,还是运用西方的观点来分析中国文论,都论说得十分平易流畅,绝不像有些“食洋不化”的比较文学文章那样,堆砌许多翻译得半生不熟的西方名词术语,用些似懂非懂、生涩不堪的翻译文句,来故意炫耀自己的学识渊博。其实,愈是水平高的比较文学学者(如朱光潜、钱钟书、刘若愚等),他们的文章和著作愈容易读懂,因为他们理解得深、理解得透,所以能化洋为中,把深奥的理论用通畅的语言表达出来。维櫟兄承继了老一辈学者的优良文风,和时下流行的“食洋不化”文风形成鲜明的对比。我相信维櫟兄这本新著,将会对我们国内古代文论比较研究的健康发展,起到积极的作用。我衷心地希望维櫟兄有更多的新著问世,使我们古

代文论的比较研究走上一个新的台阶。

张少康

1996年6月6日于北京大学承泽园

现代实际批评的雏形

——《文心雕龙·辨骚》今读

一、释实际批评

研究《文心雕龙·辨骚》的学者，一向最关心的，大概是这个问题：《辨骚》究竟应该属于总论部分，即“文之枢纽”？还是应该属于文体论部分？评论这个问题的文章有不少，但争论已愈来愈不多见。学者们基本上已取得共识，就是说，《辨骚》属于“文之枢纽”。对于此，周振甫下面的说法颇具代表性：

《序志》里把这篇列入“文之枢纽”，不作为文体论中之一体，称为“变乎骚”，这是极有见地的。萧子显在《南齐书·文学传论》里指出，“若无新变，不能代雄”。看来刘勰早已看到这一点，所以把“变”列入文之枢纽。那末他的《辨骚》，表面上是承接《宗经》辨别楚骚和经书的同异，实际是经过这种辨别来研究文学的新变，只有经过辨别才能认识它的新变，“辨”和“变”是结合的，而以“变”为主。所以《通变》里说：“文辞气力，通变则久。”①

大家所关心的,就像张长青、张会恩所说,还有刘勰以什么标准来评价《离骚》及其他《楚辞》篇章?通过这些评论刘氏表达了什么样的文学见解?《辨骚》篇是否含有对浪漫主义的看法?②

对于以上种种,向来争论也不多,绝不像对“风骨”的解释那样众说纷纭。

本文要讨论的,和以上种种有若干关连,但并不直接针对上述各项问题。笔者打算把《辨骚》视作一篇“实际批评”(practical criticism)的文章,说明它在今天文学批评上的意义。

粗略地说,实际批评,或称为实用批评(applied criticism),就是把某些理论应用于某些作品上,对作品加以批评。不过,实际批评有进一步的涵义。伦纳(Laurence D. Lerner)在60年代初期说:“实际批评并不很古老。18世纪以前,对文学作品的评论,能够做到面面兼顾、发人深省的,并不多见。……真正的实际批评之父是柯立基(Coleridge)。在他笔下,我们发现最佳的‘新批评家’(The New Critics)的本色:聚精会神地思考作品,以把握其要义,并唯恭唯谨地征引作品细节,以说明他的看法。……实际批评就是对某些作品的深入研究。”③伦纳说的虽然只是英国的情形,但整个西方文学批评界的样子,大概也如此。

中国传统的文学批评,其实际批评部分,向来被称为印象式批评,也就是说,批评家对作品的评论,笼统概括,不够精微深入,不是伦纳所说的那种实际批评。翻阅中国传统的文学批评资料,我们发觉例外的情形虽然有,但上面所讲的,大抵不差。④《文心雕龙》的《辨骚》篇,是这方面一个罕见的例外,而且是出色、极具现代意义的一个例外。

二、《辨骚》的实际批评

批评家从事实批评时，用他对文学的观点来析论所评作品。刘勰反对“准的无依”、“褒贬任声”；他对文学的见解，到底如何？他的文学主张，既见于《文心雕龙》开头总论那几篇，见于《知音》篇，见于全书其他很多篇，甚至可以说全书各篇无一不体现了他的主张。在《辨骚》篇，他也明确地宣称：

若能凭轼以倚雅颂，悬轡以馭楚篇，酌奇而不失其贞，
玩华而不坠其实，则顾盼可以驱辞力，咳唾可以穷文致，
……

“倚雅颂”就是凭倚《诗经》所代表的儒家思想。“馭楚篇”则是在儒家的主导思想下，善加利用辞采和想象——这些是《楚辞》的艺术特征。相对而言，《诗经》为正（贞），《楚辞》为奇；《诗经》为实，《楚辞》为华。这些思想，在《文心雕龙》的《原道》、《情采》、《知音》等篇，刘勰一以贯之地表现出来。质文、情采、正奇、实华的相结合，构成刘勰中庸之道、集大成式的文学观。

把上述理论应用于《离骚》等《楚辞》作品，刘勰这样说：

故其陈尧舜之耿介，称汤武之祇敬，典诰之体也；讥桀纣之猖披，伤羿浇之颠陨，规讽之旨也；虬龙以喻君子，云蜺以譬谗邪，比兴之义也；每一顾而掩涕，叹君门之九重，忠怨之辞也；观兹四事，同于风雅者也。

范文澜在《文心雕龙注》中说“《诗》无典诰之体。彦和云‘观兹四事，同于《风》《雅》’，似宜云‘同于《书》《诗》’。”^⑤范氏所评甚是。其实这里刘勰所言，一语以蔽之，就是《离骚》这些地方符合儒家及其诗教思想。《辨骚》篇接着说：

至于托云龙，说迂怪，丰隆求宓妃，鸩鸟媒娥女，诡异之辞也；康回倾地，夷羿弹日，木夫九首，土伯三目，谲怪之谈也；依彭咸之遗则，从子胥以自适，狷狭之志也；士女杂坐，乱而不分，指以为乐，娱酒不废，沉湎日夜，举以为欢，荒淫之意也。摘此四事，异乎经典者也。

以上“异乎经典”的事，主要出于奇幻、夸诞的想象，刘勰对此并不予否定。用今天的术语来说，就是刘勰在标榜文学的正统意识之余，并不排斥它的神话色彩。所谓“取熔经意”、“自铸伟辞”，正显示他的兼容并蓄精神。假如刘勰有机会读到《伊利亚德》(Iliad)和《奥德赛》(Odyssey)，则一近《诗经》之典诰，一似《楚辞》之夸诞，他都会喜欢。

刘勰在《知音》篇提出“六观”说，这是从事作品批评时应观察的六个方面——位体、置辞、通变、奇正、事义、宫商。位体指主题情思、整体风格。置辞指用字修辞。通变指继承与新变。奇正指正统与新奇。事义指素材与用事。宫商指音乐性。从这六个观点看作品，才能面面兼顾。刘勰在实际批评《离骚》等《楚辞》篇章时，即应用了六观说。《辨骚》的析评，多处涉及《楚辞》诸篇的主题和情思；论及《卜居》“标放言之致”、《渔父》“寄独往之才”，更直接点明其主题。形容《离骚》《九章》时，刘勰用“朗丽”；形容《九歌》《九辩》时，用“绮靡”；形容《远游》《天问》时，用“瑰诡”，形

容《招魂》《招隐》时,用“耀艳”;这些都与作品的置辞有关。至于“论山水,则循声而得貌”,则涉及宫商,虽然点到即止,殊嫌简略。“同于风雅者”四事,“异乎经典者”四事,这些上文已有引述,自然是属于事义的范畴。“典诰”者正,“夸诞”者奇,文风的奇与正,受到所用事义的影响。“固知《楚辞》者,体宪于三代”,这是“通”;“而风杂于战国”,这是“变”。《辨骚》篇开宗明义说:“自《风》《雅》寝声,莫或抽绪,奇文郁起,其《离骚》哉!”这也从奇正与通变立论,和下文说的《楚辞》是“《雅》《颂》之博徒,而词赋之英杰”一样,都从文学的发展与演变而言,为《楚辞》定位、评价。因为如此,有人认为,“辨骚”在“辨”之外,还有“变”的意思,就是探寻《离骚》等新变的轨迹。^⑥

伦纳认为现代的批评家,在实际析评作品时,“唯恭唯谨地征引作品细节,以说明他的看法”。刘勰有没有征引作品的细节呢?有的,主要是引了同于风雅的四事、异乎经典的四事那些。20世纪的“新批评家”如布鲁克斯(Cleanth Brooks),为文解说诗歌,征字引句,剖析厘毫。现代中国学者如陈世骧、刘若愚、颜元叔等,受新批评学派影响,也常常用一页篇幅分析一行诗,深入而细致。《辨骚》篇虽然征引细节,微观作品,但其观诗引文之微,还远远不能与上述中西诸学者相比。刘勰甚至不能和金圣叹评点小说那种精细手法相提并论。然而,和中国诗话词话里经常出现的笼统概括作风相较,《辨骚》篇细微多了。唐诗如酒,宋诗如茶。“唐诗如贵介公子,举止风流;宋诗如三家村乍富人,盛服揖宾,辞容鄙俗。”^⑦——《辨骚》篇,用的绝非上述二例为代表的印象式批评手法。

三、《辨骚》的现代意义

《辨骚》篇征引原文细节时，容或不够多，不能和现代的实际批评家相比。作为一篇文学论文，它也没有西方现代学院式那种三句五句一注释的格局。不过，刘勰历引刘安、班固、王逸、汉宣帝、扬雄对《楚辞》的意见，然后平议之，这样的做法，却很有现代学术论文的精神。“将核其论，必征言焉”。有多少分证据说多少分话，很有实事求是的态度。

刘勰的《文心雕龙》，体大虑周，其规模、识见，到 20 世纪的今天，依然可说罕见其匹。《辨骚》篇一句“风杂于战国”（“内容已杂有战国时的东西”^⑥），正如《时序》篇所说“时运交移，质文代变”一样，使我们知道刘勰早就注意到文学与时代社会的关系。刘勰有一套通达的文学发展史观。前面引述过的“自风雅寝声，莫或抽绪，奇文郁起，其《离骚》哉”！是这一史观的又一说明。刘勰本人“积学储宝”，“操千曲而后晓声，观千剑而后识器”，是个博观的批评家，因此他能观作品的“通变”，看到《楚辞》的“虽取熔经意，亦自铸伟辞”。他的这些说法，使现代的读者不禁想起艾略特影响深远的《传统与个人才华》（Tradition and the Individual Talent）一文，而认为刘勰是具有现代意义的批评家。

其实所谓现代意识、现代意义，并不容易说得清楚。在所谓“后现代主义”思潮已流行多年的今天，何者为“现代”，何者为“后现代”^⑦，就更难分说了。也许《文心雕龙》，特别是《辨骚》这一篇，表现了发展的史观，表现了对事实和前人成说的尊重，表现了兼容正统和奇变的气度，还表现了一些与当代流行理论相近的概念，这些就是它的现代意义了。

“与当代流行理论相近的概念”一项，需要作以下的说明。先看看这四句：“故才高者苑其鸿裁，中巧者猎其艳辞，吟讽者銜其山川，童蒙者拾其香草。”郭晋稀对此有这样的语译：

才华极高的人效法他们（指《楚辞》作者）的鸿伟布局，心灵精巧的人猎取他们的艳丽辞藻，吟味讽诵的人爱好他们的模山范水，初学写作的人拾取他们的花草字眼。^⑩

不同气质不同程度的读者，受了《楚辞》不同的影响；换言之，读者之接受《楚辞》，各有不同。《辨骚》篇这几句话，正属于当代“接受美学”（reception aesthetics）的范围。一如艾萨（Wolfgang Iser）说的，“接受美学”强调读者反应对作品所起的作用；“完全不同的读者，可以受到某一作品的不同影响”^⑪。“接受美学”的主要见解，非常简易。《易经》早就说过：“仁者见之谓之仁，知者见之谓之知。”可说是“接受美学”的先声。《文心雕龙》体大虑周，或就作品本身立论，或论作品与作者之关系，或论作品与时序环境之关系，或论作品与读者之关系，诚然面面兼顾。《辨骚》篇“才高者……”所论，是作品与读者之关系。

说《辨骚》篇有“接受美学”的思想，就像说它注意到文学作品有古典主义和浪漫主义（刘勰用的字眼分别是“典诰”和“夸诞”）的特质一样，并非穿凿附会之谈；因为刘勰实在想得广，想得深，把种种文学问题都想通想透了。他的文学思想，不但通透，而且通达恢宏，足以涵古盖今，是一伟大的架构。所谓“现代意义”，不容易一语界定，我们知道现代社会是思想和结构都多元化的社会，“现代意义”应该含有多元化这个特点。刘勰论文学，虽然有其原道征圣、情经辞纬的鲜明立场，但他对各种不同体